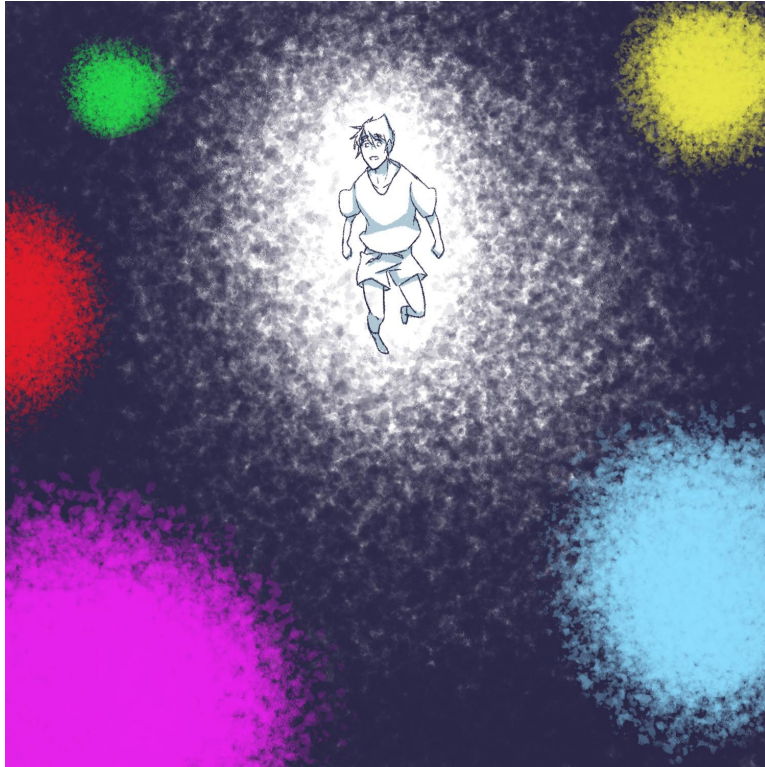


自從和伊尼戈提及了這個都市傳說之後，伊尼戈的行徑似乎起了變化。

「會是那個都市傳說的關係嗎」我這麼猜測著。

於是今天午夜，我快速地在房裡書桌上的筆記型電腦快速地把『駱煬軒』三個字打在搜索欄裡。
輕微地點下 Enter 鍵後——



回過神來，我已經在這個黑暗的空間漂浮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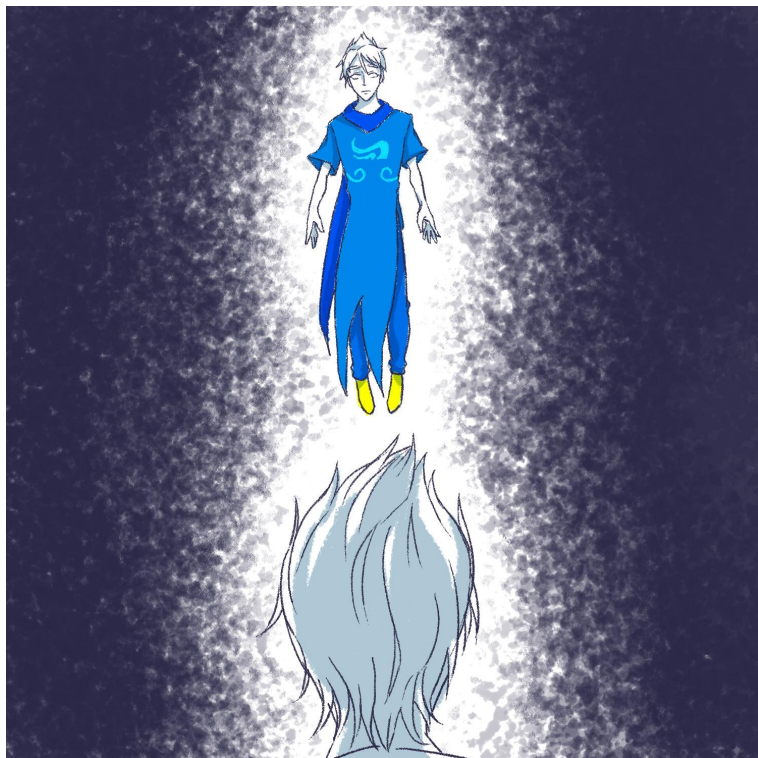
說是黑暗的空間，其實也不盡然。
周圍漂浮著不同顏色的球體，猶如泡泡那般晶瑩剔透。

這是...俗稱的夢幻泡沫(Dream bubbles)嗎？

在 Homestuck 這個作品裡，夢幻泡沫是為了讓遊戲玩家死後的幽靈定居的一種存在。據說是為了避免玩家的存在因為一些因素被消去而由一個生命(Life)玩家創造出來的。
每一個夢幻泡沫裡都是不同的世界，皆為裡頭幽靈記憶裡的地形而形成的。
印像中，似乎是可以自由地從泡沫來回進出的。

「終於讓我等到你了，駱煬軒。」

原以為寧靜的片刻，因忽地出現的聲音而結束。
朝聲源望去——



「誒。」

「無需發問。」對方在我問起前率先開口。「我亦是你，燭軒。」

「啊…」無意識地，我臉上浮現了微妙的尷尬笑容。「這是…什麼情況」

「老實說這挺複雜的，要我解釋我也解釋不出來」對方這麼回答道。「當初聽那個光明之先知(Seer of Light)和時間之後裔(Heir of Time)兩人的解說時，我可是各種思緒混亂呢」

「…在你那個世界，你找了其他人一起玩 Sburb 嗎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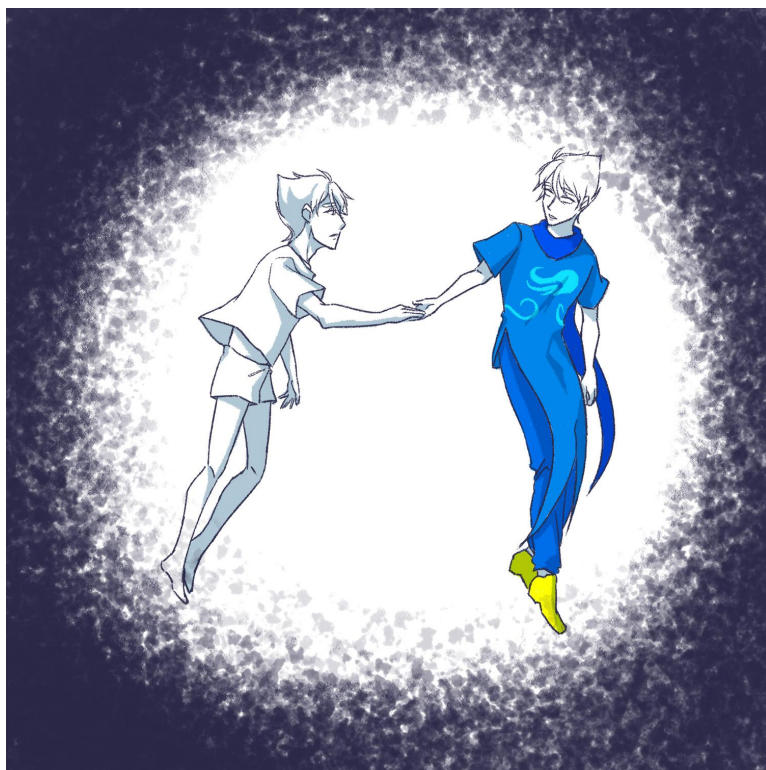
Sburb 是 Homestuck 裡主角和其朋友們一起玩的遊戲，而這個遊戲也是整個故事的開端主因。基本上若玩了這個遊戲，自己所在的星球，甚是宇宙都會被毀滅。這遊戲的最終目的是打敗莽荒國度(Derse)的黑國王，並創造出一個新的宇宙。

「啊啊，是的」他移開了視線，似乎是在思考什麼。「不過如你所見，在我這個時間線裡，我們都失敗了…」

「是嗎…對了，你說你在等著我，是要做什麼嗎？」

「唔，說的也是」他朝我伸出了手。「你也想盡快回到原本的世界吧，那跟我來吧」

下意識地，我也伸出了手——



他帶領著我穿過這片黑暗，最終進入了其中一個泡沫。

映入眼簾的不是什麼奇奇怪怪的地形，而是小時記憶裡有著印象的其一地方。
那是小五當時轉學到那間學校的場景。

「那這個新學期呢，我們班上有了新夥伴...讓我們歡迎歡迎他」
佇立講台那裡的男性教師對班上的小學生這麼通知，隨後示意站在一旁的男學生說點什麼。

「我叫駱煬軒。」隨著學生們的掌聲落下，男學生開始了自我介紹。「因為家父工作上的原因，便是轉來了這裡...接下來請大家多指教。」

此刻，時間像是停止了般，這個場景頓時定格了下來。
也在此刻，無數的輕聲細語悄悄話響了起來。

『這個就是前不久大家都在談論的混血兒轉學生嗎？他看起來都不像一個混血兒該有的樣子啊？』

『不過眼睛顏色可是不一樣的哦？』

『還以為說這傢伙會有多帥，看來是白擔心了...我可不希望全班女生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』

『嗯嗯...除了瞳色和大家不一樣之外，其他方面都太普通了』

『哎，太不起眼了吧這傢伙。還以為是有多帥的男孩子...』

——

聽聞這一切，我的神情卻沒有任何改變。

「哎呀，竟然沒有表態什麼嗎？」在一旁的另一個自己，依舊盯著這個頂個的場面，低語道。

「不知怎的，好像不太意外啊。」

是隨著成長而有所醒悟嗎？我不知道。

小學時期沒有多少難過的回憶，但當時大家興致缺缺的樣子還是難免會令人感到受傷。
加上自己是後來才加入這個班的，班上的同學早就有各自的圈子.....
不起眼的自己，若沒有和大家擁有共同的話題的話，是很難融入的。

為什麼自己是這麼一個不起眼的存在？
曾是這麼疑惑過。

「那我們去下一個吧」身旁的自己這麼說著，把方才還在沉思的我一併拉走。

離開了這個泡沫後不久，來到了下一個。
再次在對方的引領下，我進入了泡沫。

這次的場景不再是學校範圍，而是家居內。
是小學時期搬家後的那個新房子裡。

——

「爸，媽，我有個東西想跟你們說說」

當時是晚餐時分，國中時期的我坐在餐桌一側，面色凝重地看向雙親。

「當然沒問題」母親這麼說著，便是放下了筷子。「不過感覺好像很嚴重呢...發生什麼事了嗎？」

正在咀嚼著的父親也迅速點點頭，示意我繼續。

「那啥.....嗯」深呼吸。「我覺得，我是同性戀」

飯廳頓時一片寧靜。

「唔」加快咀嚼速度都嚥下的父親先是開口。「你再說多一次」

「呃...」

「用英語說」

「誒」我疑惑地眨了眨眼。「I think, I am gay...」

在一邊原是同樣疑惑的母親頓時領悟到了什麼，便睜起眼朝父親望去。「Oh dear lord don't you dare——」

「Hi Gay I'm Dad!」不等母親說完，父親直接大聲說了出來。

「啊啊啊啊啊啊」母親頓時掩面低聲喊叫，而父親豎起了拇指。

坐在位子上，我有點不知所措地看著雙親。

這個有點歡樂的畫面也停頓了下來。

——

「非常意外的，爸媽都對此表態會支持你」苦笑著，一起觀看的另一個自己這麼說道。「爸他甚是為了這刻等了好久」

「是啊……」我臉上不禁浮現了笑容。「他還說什麼『我其實有跟你老媽說過我希望我們的兒子是個gay，那樣子我就可以玩這個dad joke了』」

「嗯，像爸媽對同志族群這麼支持的家庭實在不多，西方那裡不談，在東方社會裡這樣的家人甚是稀有……你挺幸運的」

「難道你那裡的不支持嗎？」

「也不盡然，只是……」他低下了頭。「我連那種探討他們的看法的機會都沒有…他們在那個遊戲裡喪生了」

「啊……。」

「嘛，這不是重點」他又抬起頭，朝飯廳的三個人影望去。「爸媽都支持你，以你為傲…可其他人會那麼認為嗎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在你和崔斯坦的感情逐漸浮上檯面，大家對此的看法不一。爸媽理所當然是支持的，畢竟崔斯坦是個很好的對象，個性良好且沉穩，顏值不錯高，連身材也頗好的……咳。可是呢，爸媽以及崔斯坦因此會多或少受到了一點麻煩……」

「例如媽之前在菜市場和另一個太太差點打起來這件事嗎」

「啊啊，那個」他稍微點了頭。「經典，特別令人深刻……畢竟她可不是一直以來會去挑釁人的那種人啊」

「為了反擊那個太太的酸言酸語，說了『說得好像我家軒軒一定會看上你家兒子那樣…自戀和自我感覺良好也要有個限度』之類的…還惹對方直接爆氣」

「如果要戰毒舌的話她一定不會手軟的吧，真令人欽佩」

「你爸媽還因為你的關係受到了不少議論，但是他們都很勇敢，捍衛著你和崔斯坦」

「……可是我無法為他們做什麼啊。」

「你想保護他們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那接下來的泡沫會是你的最後一站了。跟我來。」

——

這一次，並不是什麼記憶中的場景。
不是學校，不是家裡，也不是什麼菜市場。

這片土地似曾相似，但人生裡不曾見過這樣的地方。

暖色系和粉色系的草原和山丘，樹木上掛著的也是五彩繽紛的羽毛捕夢網，隨著時不時吹來的微風搖擺……走在地上也會遇見不少羽毛堆。
除了在平原一眼望去分散的方形磚屋之外，幾乎每座山丘上都會有那種古代的大型風車。
雖然說是古代，但其建築風格少了一些現代感。

最為顯眼的是兩座最高的山丘。其一山丘頂端佇立著相信是這片土地上最大的風車，而另一座上的建築看似一座寺廟。
寺廟上方的構造倒是小了許多，不過其周圍細長的四根柱子不難引人注目。
連接著這兩座山丘上建築的，是一條長長的吊橋。

「歡迎來到LOFAW」他走了上前。「這裡是 Land of Feathers and Windmills,『羽毛和風車之地』」

「羽毛和風車…難道說——」

「是的，這是我被配置得到的土地。」

Sburb 玩家會從自己所在的星球被遊戲轉移到遊戲空間裡，而每一個玩家所在的土地會視情況和玩家個人特性便有所不同。
也就代表說每個玩家所得到的土地(或星球)是不同的。
而玩家轉移的那刻，其周圍的環境也會被牽涉進去，但範圍大小也是視情況而定。

以 Homestuck 裡的第一批主角們為例，John, Rose 和 Dave 被轉移去各自的土地時，自己所在的家也會被轉移過去。
但 Jade 的情況比較特殊。不只是自己的家受到轉移，而是她所在的整座無人火山島全都一併轉移進去。(因為像是 Jade 這樣的空間，Space，玩家需要火山來進行新宇宙的誕生。這算是遊戲裡的機制其一。)

這片土地，我曾在夢裡遇見過。

我記得這片土地的居民(Consorts)都是貓頭鷹…
可是此刻在這裡除了那些平原山丘，樹木和建築之外……

沒有任何一個生命跡象的存在。

「這是什麼回事？那些貓頭鷹居民們呢？」

「全都死了。」

「誒？」

雙瞳發白的他閉上了眼。「被我殺了。」

「怎麼回事……」

「被誰控制了思緒...使能力失控，進而消滅了」他停頓了下。「這大概也是我這時間線會以失敗收場的主因吧.....後來受不了愧疚自殺了。」

「判斷為『報應』(Just)，所以你也無法復活了吧」

「沒錯」

這遊戲有一個系統，為『神格』(God tier)。

在一些情況下，玩家可以透過約2種途徑將自己神格化。

神格化後的玩家可以得到更強的能力，在戰鬥的時候會對自己和隊友們有利，而且神格化的玩家將會不死，就算被殺了也會再次復活。

得到這個能力的代價呢，是自身的死亡。

其一途徑就是自己必須在自己星球上的任務之床(Quest Bed)死去，而沉睡的夢人格(dreamself)將會甦醒，繼承原人格的記憶，同時覺醒神格。

那，雖然說神格化玩家是不死的，但並不是絕對不死永生。

在神格玩家死亡的時候，系統會判決該死亡是『英雄』(Heroic)或是『報應』(Just)。

當判決結果是任一的時候，死亡事實將會成立，該玩家便會真正死去。

不過，如果系統判定該死亡為兩者皆非的話，該玩家便會就地復活。

「好像扯遠了... The Greatest Windmill 所在的那座山丘下有個地底遺跡」

他指向大風車道，接著再指向另一座山丘。

「那裡是氣息之殿堂，而最頂端的就是 quest bed」

二話不說，他開始帶領著我朝殿堂的山丘走去。

繞著山丘行走，走了好長的一段時間後終於來到了頂端的殿堂入口處。

這殿堂看似由大理石建造，而且擁有似乎是以希臘風為主的建築風格。

除去一根根柱子和中央的祭台，最為顯眼的是祭台後方筆直朝上的螺旋階梯。

「我們還要走上去嗎？」

對方點頭。

「——好麻煩！」

「世上何事並不麻煩呢」他輕笑道。「再多忍耐點吧，到時就可以萬事解決了...」

我們踏上這大理石建造的階梯，一步一步向上爬。

「輿論是個很可怕的东西呢」走在前頭的他開口道。「只要和他人有稍微的不同，就會開始受到指指點點...自身也好，身邊人也好，都無法倖免」

「是呢...。」

回想之前在記憶泡沫裡見到的記憶，我不由自主地深表同感。

我自身也好，爸媽也好，崔斯坦也好.....。

更不用說爸媽和崔斯坦都是因為我才...。

為什麼會變成如此.....

他們保護了我，包容了我，我卻沒有保護他們。

所以，我更該要——

「.....到了。」

再次回神起來，我倆已經來到了殿堂的頂端。

我們面前佇立著的，是個中間有個淺藍色符號的藍色石床，四角則佇立著高聳的柱子，每柱子上方是顆小白球。

二話不說，他率先走了上去，從床一側撿起了一把小刀。示意我跟過去後他在床上躺了下來，再把小刀塞進我手裡。

「這是？」

「結束這一切的關鍵」他指了指我手裡的小刀。「這是我當初自我了斷用的短刀，現在我要你用這個，插在這」

他指著的地方是在他自身的心窩處。

「嗯？你是說要我殺了你？」

「對」

「為、為什麼要我這麼做？你真的確定嗎？」

「不是想要保護大家的嗎？做那樣的事可是需要勇氣來踏出第一步的哦。」

「可是——」

「你還要磨蹭到什麼時候呢駱煬軒？如此優柔寡斷的就別說什麼保護他人了」他閉上了眼。「就當做是讓我贖罪的方式也好...當做是抹去懦弱過去的自己也...快點動手吧，時間不等人」

「.....那好吧」

在那個猶如祭祀之台的石床上，我高舉垂直的小刀。

「如果這樣能讓我有那個力量保護他們的話——」

屏住呼吸並向下插去——

——那就拜託你了。

—— ——

吾即汝，汝即吾。

吾於汝魂之汪洋中而生，在此與汝簽下這份嶄新契約。

風暴即為吾的象征，冒煙者即為吾的別名。

吾真名為提豐，大地之母蓋亞的最後一子，其威勢足以震撼奧林匹斯諸神。

挑戰諸神權威，反撲秩序——反抗皆為吾存在的意義。

汝既然要反抗，那就起身吧。

吾將會協助你，吾之契約者啊。

—— ——

回神，我的周圍再也不是什麼奇怪的空間。

沒有殿堂，沒有教室，沒有石床。

「契約者，醒了？」

身後傳來低沉的聲音。

我回首一望，身後佇立著高大個子的傢伙。

上半人身，下半蛇身，還披著一頭金髮。

「把驚歎留到最後吧，吾等面前可有事情需要解決呢」

他說的沒錯，我們周圍出現了于我們不同形態的生物，發出非常奇怪的聲音。

「把這些傢伙當做無禮的輿論吧，他們是你該對抗的對象。」

「這樣嗎...那麼我該請你幫我一把了呢」

「當然，下指示吧。」

「——駕馭風暴，擊敗他們吧，提豐。」

——